



這是「台灣文學」的年鑑

總策劃

鄭邦德

去年中國「煞斯」(SARS)奪去台灣86條人命，病患幸存者且承受著生不如死的煎熬；今(2004)年4月23日，報載中國SARS再度肆虐時，台灣社會人心惶惶，不免又是一陣緊張；這也是身為2003年文學年鑑總策劃者的心情，甚至整個編輯部都會勾起去年的記憶。那時的編務，因校園、社會都在口罩、測溫、隔離的動盪之中，因而凡事都可能受些攪亂，而導致許多微妙的連鎖焦慮。幸好今年防煞得宜，加上在稍後緊接而來的敏督利颱風、水災、土石流之前，編輯步驟已大致完成，付印工作已安排就緒。

文學年鑑編纂，必須面對台灣的真實，一如台灣文學應該反映真實的台灣，情理就如上述。

二、

2003年台灣的文學界最重要的消息，應首推「國家台灣文學館」的落成開館，這要由國門——桃園國際機場出入境通關長廊上展示著「國家台灣文學館」看板，而首度把「台灣文學」挺到最「前線」，才看得出意義。其次應推在美伊戰爭的泥淖狀態中，美國後殖民理論文學批評大師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病逝，

帶給全球知識界與文壇的激盪和惋惜；處於後殖民複式論述的台灣，這一波的影響自然也反映在2003年的台灣文學界。

三、

就「台灣文學年鑑」的編務而言，由於累積了前兩年的歷練，整個工作團隊已經圓熟了許多，前瞻性的目標和啓迪，也更加鼓舞我們前進。

然而，在2003年12月接受期中審查和2004年4月接受期末審查時，審查委員的指教當中，由何寄澎教授和陳信元教授提醒的「台灣的文學年鑑vs.台灣文學的年鑑」之辨，由於實際影響這部年鑑應涵蓋的範圍、應蒐集的資訊和應反映的重點等等，在在需加斟酌，所以深深啓迪我們的思維。

回顧在稍早考選部委託的「國家考試國文科評量內容研究」案審查會上，我們曾經遭遇「台灣文學的定義」問題。由於當時的重點不在於此，而在場的多半不是台灣文學領域的學者，所以問題的討論既不深刻，也非急務。但這次的場合就完全不同了。

幾經思索，我們得到的結論，輪廓相當明確——「台灣文學年鑑」的內容重

點，當然在「台灣」和「文學」。比如有人是在台灣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者，而不是作家，更不是「台灣文學作家」，而在辭世時獲《1997年台灣文學年鑑》納入當年的「辭世作家小傳」章節內——例如筆者與何寄澎教授共同的恩師台大張敬（張清徽）教授——這當然說明了那時候的年鑑編者大約是採用「台灣的文學年鑑」的立場。然而，後來張敬教授並未收錄於國家圖書館2000年出版的《台灣文學作家年表與作品總錄（1945-2000）》裡，可見不僅國家圖書館已然確立「台灣文學作家」之規範與分際，而不盲目跟隨，模稜兩可；更可見「中華民國」這個尷尬的「政府名稱」，有時其實也被相當「斟酌」著使用，並不像只認同「中華民國」（政府）而不認同「台灣」（國家）的人那般武斷。從上述兩書的異趣，我們可以理解到，後者的編者已意識到其間的底蘊，而已適時堅守斷限了。何況就在2003年內，柏楊的親自及見翻身，和林荊南的身後終獲平反，在在有助我們對於舊思維的釐清和修正。

不但如此，近年來，台灣文學學者呼籲台灣文學的研究應「走向中央山脈」（如彭瑞金）；而台灣文化學者更倡議台

灣文化研究應「回歸平埔族」（如簡炯仁）。這些論點已不止是修正過去，而更是用以指引未來！

曾經有個夏天，幾個學生邀我去苗栗公館爬馬拉邦山。走到中途，我們迷路了，於是問了在附近溪邊嬉戲的顯然是原住民族的小孩。經他們熱心地爭相指點方向後，我問：「那邊山上全住著原住民吧？也有福佬人嗎？」小孩天真地指著地勢層次與環境特徵說：「最上面的，都是我們泰雅族的；中間的，都是客家的；來問路的，就是福佬人啦。」天啊，這樣天籟般的回答，真的令人又受用又慚愧。我們對台灣的一切，的確知道得太少，有些概念還真糊塗到家呢。

有了清楚的「台灣文學」輪廓、視野和斷限，才方便紀錄和考察年度的台灣文學與文學年鑑的生態和成長。（請參內文〈台灣文學年鑑的回顧與出版〉、〈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考察〉等文）。

四、

從數量的統計上來說，台灣文學的教育生態，在各大學課程「基點」（每一個課名，每開一個班次，算一個「基點」）的反映上，的確漸見正向的成長；但若由

質的角度來說，情況並不樂觀。就學者個別觀點而言，例如楊昌年教授在《文訊》205期裡所談的台灣文學，幾乎是「看不見台灣」的文學；另如秦慧珠博士認為當代台灣主流小說是「反共小說」；這些對台灣文學內涵的詮釋，在2003年看來，較難令人苟同，不過影響應該不大。倒是1997以來，台灣文學系所相繼設立，專長領域師資的參差和編制員額的不合理，難免輾轉且多重地影響台灣文學的教育和學術生態。這絕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已經迫在眉睫，不容輕忽的憂慮。尤其近年新增的台灣語文相關系所，多半透過邀請總統、副總統、教育部長等剪彩揭牌，以聚集社會與媒體焦點、互相拉抬人氣指數的做法，我們內心的感觸，其實相當複雜。

不論誰當總統、副總統或教育部長，基本上那是政治領袖的角色扮演，若非以台灣語文相關專精成就，而做為學術單位的「開幕貴賓」，其實是大才小用，而且原本是不必要的。——我們從未見過新成立一個「中國文學」相關系所，即使是博士班，會做類似如此的排場。問題是，公立的台灣文學系所成立之後，往往面臨員額編制偏低，開課空間拮据，甚至教學、研究、辦公空間不足等等的不安定

情況。對照之下，這些窘境，中國文學系所也從未遭遇過。把以上兩節加以對照就可看出：「中國文學」在台灣，仍然可以「過日」；但台灣文學在台灣，則僅能「過年」；台灣文學系短暫熱鬧背後的漫長寂寥，外人少有知之者；而其藉重政治明星快速聚焦的短線操作之不得已，也就可以理解了。我們因此認為台灣文學系所的隱憂，仍須透過政治層面與社會運動來推動另一波資源分配與學術規範的嚴肅批判，才能全面催生台灣文學的常態生機。

五、

在2003年大學台灣文學課程的觀察之中，有一個令我們幾度猶豫不決的問題，就是關於「兒童文學」的定位。在過去兩年的文學年鑑裡，我們已經領略關於這個議題各方不同的見解，也已做了折衷和前瞻。折衷的是，在文學年鑑內的出版名錄中，專闢「兒童文學書目」一項來安頓；前瞻的是，拋出另行編輯「兒童文學年鑑」的芻議。若沿用上述的任何一項要領，相信也可以繼續因應幾年而無困難。

然而今年因為第一次實際考察各大學台灣文學的課程與師資，以致面對許多兒童文學課程的存在，就全國實際授課總

「基點」數而言，兒童文學課程基點高達621分之97，約佔16%，而且大半來自各師範院校的語文教育系。如果扣除這些兒童文學的基點，則許多師範學院「參與」台灣文學的程度，就會滑落而顯得相當偏低；如果採計進來，則兒童文學狹義的文學比例的高低，以及其中的外國成分與台灣成分的比重分析，恐怕都要經過一番精算，才能心安。

最後，經過我們把本年的〈陳千武詩全集12冊出版〉、〈台灣文學年鑑的回顧與出版〉、〈各大學台灣文學博碩士論文評述〉、〈2003台灣文學出版概況〉、〈2003的「台灣兒童文學」〉、〈大學台灣文學教育生態考察〉等曾提到兒童文學的幾篇專題論述，當做較嚴謹的參考團體，反覆商榷，而決定在上述的精算未落實之前，仍然採取加法、乘法的向心效應立場；而不用減法、除法的離心效應立場；不但在「出版要目」中，兒童文學書目照列，兒童文學的教學「基點」，也保留在課程師資名錄內，不予刪除，並且等值採入統計，做為生態考察的依據。如此做法是否得體，必須留待將來才能評斷。

六、

由於接連三年採用完全學習及互動分享的態度，我們在年鑑的編纂策劃上，尤其是資料庫電子檔軟體設計和電腦排版各種版次轉換上，獲得更大的改進。在編務上，《2003台灣文學年鑑》的特點有四：

- 一、目錄，增加英譯版；
- 二、加強卷首「文學大事紀」的撰寫及與後文的「互見」標識；
- 三、圖片的說明文字，盡量精簡，讓圖片自己說明；少數圖片晚到，付印前仍盡量排比採用；
- 四、台灣文學年鑑資料庫已建立，由資料處理中心經編輯部完成的章節，已分別反映在卷首的目錄上。

這些是我們用心的地方。

七、

這次的編纂計畫能夠順利完成，仍要特別感謝諮詢顧問、審查委員的指教，委託單位長官、人員的支持，全體編輯委員、撰稿人、搭配廠商和全體工作伙伴的通力合作。當然，選修「台灣文學紀事編年及實習」和「當代台灣文壇議題」的同學，藉由實習參與了全年文學資訊的初步

蒐集，直接對年度台灣文學資料庫的建立有助益，間接對文學年鑑的編成提供有力的基礎。我們樂於列出這些同學的姓名，以激勵他們繼續在台灣文學的園地上耕耘深造。他們是：

中興大學的：

馬麗珠、楊文賢、李寶玉、蔡志鴻、蘇楓喬、黃瓊慧、林伯宣、謝惠真、詹育青、魏佳玲、黃淑惠、張仙瑩、李玉婷、陳惠玲、曾美子、沈雅玲、柯欣怡、羅苓蓁。

東海大學的：

陳春好、吳盛富、周明志、江孝中、許秋偉、陳侑呈、高世奇、羅振宏、林正直、賴明孜、陳嘉雯、劉彥綺、陳雅雯、李怡儒、江若瑜、李灘仔、宋敏慧、賴宜貞、陳一如、羅雪梅、劉世文。

靜宜大學的：

林宗德、簡瓊華、林苑莉、黃慧萍、郭佩盈、林佳樺、林孟元、湯九懿、林衛珈、胡晉源、黃慕揚、蔡蕙霞、王欣蘋、邱詩倫、馮文芳、陳逸穎。

八、

至於理想中台灣文學年鑑的完美規範，我們始終在趙天儀教授、張錦郎教授、應鳳凰教授、傅金泉教授以及本計畫各諮詢委員先進的指引下，虛心求進。近聞張錦郎教授將在台北開授「文學年鑑學」課程，但願能有遠距教學，讓我們及各地區有心人士及時受用。

《2003台灣文學年鑑》殺青了。在20世紀九〇年代「台灣文學」既然已經「正名」，21世紀的「台灣文學年鑑」更要正名。2001、2002、2003的《台灣文學年鑑》，肯定都是「台灣文學」的年鑑，請多指教。（2004.6.28）